

午夜文丛

余中先 郭昌京 译

SAMUEL BECKETT

贝克特选集

等待戈多

EN ATTENDANT GODOT

湖南文艺出版社

3

贝克特选集(3)
等待戈多

萨缪尔·贝克特 著

余中先 郭昌京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无法称呼的人…………… 余中先 郭昌京 译 (1)
等待戈多…………… 余中先 译(233)

无法称呼的人

余中先 郭昌京 译

现在在哪里？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谁？不问我这个。就说我。不想这个。把这叫做问题，假设。迅速前进，把这叫做前进，把这叫做迅速。可能有那么一天，万事第一步难迈，我只是简单地留在那里，那里，而不是出去，按照一种古老的习惯，尽可能远地离开家，在外度过白天和黑夜，这并不算远。这事可能就这样开始。我将不再问自己问题。你以为只是在休息，以便此后更好地行动，或者没有小算盘，就这样用不太长的时间，你就处在了不可能再做任何事情的状态中。至于这是怎样造成的那并不要紧。这个，就说这个，而并不知道是什么。我所做的兴许只是认可一种事实上的老状态。但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像是要说话，那不是我，关于我，那不是关于我的。这一些普及是为了开始。怎么办，我将怎么办，我该做什么，在我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通

无法称呼的人

过纯粹的疑难或者通过随时随地的撤消的肯定和否定，或早或晚。这个以一种普遍的方式。这里应该有别的转弯抹角的办法。不然的话那就真要叫人对一切绝望了。但是那真要叫人对一切绝望。应该事先注意到，在走得更远之前，我说疑难却又不知道这到底在说什么。除了不知不觉人们难道还能以别的方式成为怀疑论者吗？我不知道。那些是或者否，则是别的东西，随着我不断前进，它们将回到我的身上，还有在其上拉屎的方式，或早或晚，像一只鸟儿千万别忘了任何一只。人们这样说。事实似乎有了，假如在我所处于的情景中人们可以说是事实的话，不仅我有话要说，要说一说我所不能说的事，而且，更为有趣的是，我，这确实是更为有趣的事，我，我不再知道了，这没有关系。不过，我还是不得不说。我将永远不会闭嘴，永远不会。

我将不是孤独一人，最初的时光。我肯定是这样。孤独一人。这说得很快。必须说得很快。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呢，在如此的一团漆黑中？我想要有人陪伴。为了开始。某些木偶，我将在此后取消它们。假如我能够的话。还有物品，对待物品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首先，该不该需要它们？这是何等的问題。但是

我不隐瞒它们已经在预见之中。在这一问题上，最好还是什么都不要停止，在事先。假如有一个物品在场的话，不管是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就要考虑到它。哪里有人，俗话说得好，哪里就有物。这是不是说在允许人们存在的同时就应该允许物件的存在？这就需要看了。应该避免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则是系统的概念。有人又有物，有人没有物，有物没有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倒是很希望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一切都清扫干净。我看不出该如何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开始。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开始。这就是说我还是不得不继续。我到后来兴许会在一个凌乱地堆放杂物的地方，被杂物团团包围。不停的来来往往，集市场的气氛。我很安静，来吧。

马龙在那里。关于他那致命的活力只留下了很少很少的痕迹。他以无疑很有规律的时间间隔一次次地在我面前经过，要不然就是我自己在他面前经过。不，我已经不能动了，一劳永逸地不动了。他经过，纹丝不动。但是问题不太可能是马龙，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从个人来说，我根本就不想让自己厌烦。正是在见到他的时候，见到他，我才问我自己我们是不是投下了一个影子。不可能知道这

无法称呼的人

个。他经过我身边，离我只有几尺远，慢腾腾的，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我相信那就是他。这顶无檐帽在我看来就很能说明问题。他用两只手托着他的下巴。他经过却没有对我说话。兴许他没有看见我。这几天里，我将会叫住他，我将说，我不知道，时机一到，我将找到。这里没有什么日期可言，但是我会使用我的方式。我看见他从脑袋到腰身。对我来说，他的身体到腰身就为止了。上身挺得笔直。但是我不知道他是站着还是跪着。他兴许是坐着。我看见他的侧面。有时候我对自己说，这难道不会是莫洛伊吗？这兴许是莫洛伊，只不过戴了一顶马龙的帽子。但是更为合理的是设想他为马龙，戴着他自己的帽子。瞧，这就是第一个物品，马龙的帽子。我没有看到他有别的服装。至于莫洛伊他兴许不在这里。他是不是就在这里而我却不知道呢？这地方无疑很大。微弱的光线有时候似乎标志出一种很遥远的方式。说实话，我相信他们全都在这里，至少是从莫洛伊开始算起，我相信我们全都在这里，但是迄今为止我只是瞥见了马龙。另外的假设：他们曾在这里，但是现在不再在这里了。我要考察一下这个，以我的方式。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在更低的地方？人们必须经过这里才到达那里？关于深度的愚蠢的顽念。对

我们来说，是不是存在着其他预料中的地方，而我和马龙所在的这地方，只不过是它们的门廊？我相信我已经结束了对它们的熟悉。不，不，我知道我们全都在这里，一直都在，永远都在。

我不再对自己提问题了。问题难道不是涉及到一个地方，人们最终要在其中消失吗？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马龙不再从我面前经过？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马龙将从我曾经所在的地方经过？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另一个人将从我曾经所在的地方经过？我没有什么看法。

假如我不是那么不敏感的话，他的白胡子就会让我产生怜悯之情。它从下巴的两边垂下来，形成长短不一的两细绺。是不是曾有一段时间我也像他这样地四处转悠？不，我总是坐在这同一个地方，双手放在膝盖上，瞧着我的面前，就像一只大猫头鹰待在一个大笼子里那样。眼泪沿着我的脸颊流下来而我却根本没有觉得有必要眨一下眼睛。是什么让我哭成这个样子？时不时地。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如此伤心。兴许是脑子进水了。往日的幸福总而言之已经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流失了，如果不能说它根本就没有在记忆中待过的话。如果说

无法称呼的人

我还完成过其他的自然功能，那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完成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过我。然而我焦虑不安。自从我待在这里以来这里就没有过任何变化，但是，我不敢就此得出结论说永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了。让我们来稍微瞧一瞧这些想法会把我们引向哪里。我在，自从我在这里起，我在别处的出现就得到了你的出现的保证。在这期间，一切都在最平静的环境中，在最完美的秩序中发生，除了某些其意义已经不在我掌握中的活动。不，并不是它们的意义不在我的掌握中，因为连我自己的意义都不在我的掌握中。所有这一切，不，我将不说它了，因为不能。我不应把我的生存归于任何人，这些微光并不是那些照亮或者燃烧的微光。马龙经过，不从任何地方来，不到任何地方去。那些关于祖先、关于一到夜晚人们便在其中开亮灯的房子定义，还有其他那么多的东西，都是从哪里来到我的头脑中的呢？我到处寻找。还有所有那些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不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我不能够闭口无语。我要了解我自己不需要任何东西。这里一切都是那么的明朗。不，并非一切都那么的明朗。但是必须要做一番讲演。于是人们虚构了漆黑。这属于雄辩术。那些我要求它们什么都不意味的光芒，它们到底有什么东西如此奇特，

几乎可以说是不合时宜？难道是它们的不规则，它们的不稳定，它们那一会儿强烈一会儿又微弱，却从来不超过一支或两支蜡烛强度的光亮？马龙，他，以一种机械般的精确度出现而后又消失，总是跟我保持着相同的距离，以相同的速度，走在相同的方向上，采取相同的态度。但是光线的游戏确实是不可预料的。应该说对于一双不像我那么具有警惕心的眼睛它们兴许就会完全逃脱掉。但是即便对我的这双眼睛来说它们有时候不也同样逃脱掉了吗？它们兴许是永恒的和固定的，但摇曳抖动着，断断续续的，被我感觉到了。我希望我还会有机会回到这一问题上来。但是我从现在起就要说，带着更多的确信，我对这些光线有很多的期待，就如同期待着跟心中无底十分相像的任何因素，来帮助我继续下去并得出可能的结论。话既然都这样说了，我就继续，应该如此。是的，我都说了些什么，从完美无缺的行头，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得出结论，说事情就将永远如此了？我显然可以这样做。但是仅仅是对自己提出这一问题这个事实就令我想入非非了。我无谓地对自己说它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在一个既定的时刻准备一篇演讲，他会有消失在其中的危险，这一卓越的解释并不让我感到满意。我是不是很可能就是

无法称呼的人

一次真正关注的猎物，就像谁说的一种知识的需要？我不知道。我要尝试另外的东西。假如某一天，出自一个已经处于其位的，或者正在走向其位的混沌原理，一种变化应该出现，那么它又会如何？这似乎应该取决于那种变化的性质。但是，不，在这里任何的变化都会是令人沮丧的，都会立即把我拉回到欢乐街^①上。别的东西。自从我在这里以来，还没有过什么真正的变化吧？直率地说，手摸着胸口，等一等，据我所知，没有。但是这地方，我已经强调过了，兴许很宽阔，也可能它只有十二尺的直径。对那些能够认出它们的界限的人来说，两种情况差不多是半斤八两。我很愿意相信我占据着它的中央，但是没有什么更不可信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最好还是坐在它的边上，既然我总是瞧着同一个方向。但是，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因为这样一来，马龙，如同事事实上那样围绕着我，就会在他的每一次运转中走出圆圈，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实际上，他真的在旋转吗，或者他只是在我面前经过而已，走的是一条直线？不，他在旋转，我觉得，围绕着我，就像行星围绕着它的太阳运

^① 欢乐街是巴黎的一条街，早先有很多妓院一类供人寻欢作乐的地方。

转。假如他发出声音，我就会不停地听到，在我右边，在我背后，在我左边，然后重又看见他。但是他从来不出声，因为我不是个聋子，我敢肯定，也就是说几乎可以肯定。最后，在中央和边缘之间还有一片地带，而我实在很可能坐在两者之间的什么地方。同样也有可能，这一点我不会隐瞒，我自己也被带入到一种永恒的运动中，由马龙伴随着，就如同地球由月亮伴随着。于是我可能会无缘无故地抱怨光线的混乱，这只是我的固执的简单后果，因为我始终假设它们是同一些而且我始终从同一角度看到它们。一切都有可能，或者几乎。但是真正最简单的还是把我看成固定不动地处于这地方的中央，不管它的形状和面积如何。这对我兴许同样也是最舒适的。总之：自从我在这里之后就没有过任何改变，表面看来如此；光线的混乱兴许是一种幻觉；要小心任何的改变；无法理解的不安。

我还没有完全耳聋这一事实是从种种声音能传到我的耳中得到明确证实的。因为如果说这里几乎是一片寂静，而它也不是彻底的。我记得在这一地方听到的第一声响动，此后我又常常再听见。因为我应该为我在这里的逗留假设一个开始，哪怕只是为了叙述的便利。就是

无法称呼的人

说地狱本身吧，尽管是永恒的，却开始于路济弗尔^①的反抗。比照这一遥远的类似情况，我可以被允许相信我将永远要在这里待下去，却不是从一开始起就永远待在这里的。这一点将使我的说明变得令人惊讶地简单。在必要的情况下，我的记忆尤其将有它的话要说，尽管我向来认为要禁止我自己使用它。起码有一千个词我不会寄希望于它们。我兴许将需要它们。如此在经过一个纯粹的沉默阶段之后，一记微弱的叫喊被听见了。我不知道马龙是不是也听见了。我很惊讶，这词并不很响亮。在一阵如此长久的沉默之后，一记小小的叫喊，随即窒息。至于想知道是哪一类造物发出了这一声并永远发出它，假如那是同一声，越来越远，那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人，这里是没有人类的，或者，假如有的话，他们也早就不叫喊了。难道是有罪之人马龙吗？难道是我吗？难道仅仅只是不少凄厉的屁声中的一个简单的闷屁？真是可悲的怪癖，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非得知道到底是什么。要是我用不着被迫做出反应来那可就好了。为什么说到了声响？那兴许是一样东西磕破了，两样东西相撞了。这里有一些声音，时不时地，这一点

^① 路济弗尔在这里指撒旦。

就足够了。这声叫喊可以作为开始，既然它是第一声。而其他的，则相当不同。我开始熟悉它们了。我并不熟悉它们全部。人可能在七十岁时死去而永远不会有可能会欣赏到哈雷彗星。

假如我可以把一种开始界定于跟我自己留在这里的开端密切相关，这便会给我以帮助，既然我也应该把一种开始奉献给我自己。我是不是曾在什么别的地方等待了一阵以便这个地方能准备好来接待我？或者是这个地方在等待着我的来临？从实用性的观点来看，倒是这两种假设中的第一种远远地更胜一筹，我将常常有机会要倚仗它。但是它们两者全都那么让人不愉快。因此我要说我们的开始正好彼此吻合，这个地方生来就是为我而存在的，而我自己，与此同时，也是为它而来的。而我还不熟悉的那些声音，便是还没有被听到的声音。但是，它们将不会改变任何东西。叫喊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即便在第一次。而我的惊讶呢？我应该预想到了。

毫无疑问我会有时间来稍稍陪伴一下马龙。但是我首先将说一说一个小插曲，到目前为止，它仅仅只发生过一回。我丝毫没有不耐烦地等着轮到它。于是，两个形状，椭圆形的

无法称呼的人

像是人脸，在我的面前互相碰撞上了。它们落了下来，我就不再看见它们了。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梅尔西埃和卡米耶那一对假对子。假如下一次它们进入到我的视野中，希望它们慢慢地彼此凑近，我就将知道它们会发生碰撞，它们会落下来并消失得干干净净，这兴许将有助于我更好地观察它们。简直不能相信。我看到马龙跟第一次那样不清楚。这是因为，我总是瞧着同一个方向，只能够看见在我面前笔直经过的东西，我不说是清清楚楚地，但至少是可视性所能允许的那么清楚地，就是说，在这一情况下，先是碰撞，随后是坠落和消亡。它们的接近，我将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从眼角中，而且是用什么样的眼睛啊。因为它们也有可能是按照一条曲线，而且，当然，紧贴着我身边来到的。因为可视性，除非那就是我的视觉状态，只能允许我看见紧贴着我身边的东西。我还要补充说我的座位似乎有些过于高，相对于周围的地面水平而言，假如那就是地面的话。那兴许是水面，或者是别的什么液体。以至于，要想在最好的条件下看见在我面前笔直经过的这同一件东西，我还得稍稍低一下眼睛。但是我已经不再往下低眼睛了。总之：我只看见在我面前笔直出现的東西；我只看见紧贴着我身边出现的東西；我看得最好的，倒看得很